

袖珍古
書讀本
列

子

冊
二

列子卷第三

世德堂本

張湛處度注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

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
其極也同歸虛僞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
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
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鑒知生滅之理均覺
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闕神慮愚惑者以
顯昧爲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
形骸爲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

名滿昭王子也

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

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

觸實不核核音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

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穆

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

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

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蠅而不可饗蠅蝓臭也王之

嬪御臙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

赭赭音者赤色堊音惡白土也之色無遺巧焉五

府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玉府掌金玉玩

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主四時食物

者也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山名在京

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媯媯音

茅靡曼者娥媯妖好也靡曼柔弱也施芳澤正蛾

簷設筭珥

珥音餌填也。冕上垂玉以塞耳。○筭首

飾珥瑱也。衣於旣反。阿錫阿細。竅錫細布也。曳音

齋齊紈齊名紈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

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臺館。奏承雲六瑩九韶晨

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

露湯樂。日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

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

執化人之祛音墟。○祛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迺

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

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

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寶以爲清

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

居也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

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

樂其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王俯而視之

其宮榭若累塊積蘇樵也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

思其國也所謂易人之慮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

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

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

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太虛恍惚之

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惑自然之數也化人

移之移猶推也王若殞虛焉殞墜也既寤所坐猶

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

未晞扶貴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

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移之意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况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疑虛者乎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閒音閑恆謂習其常存也一本無有字疑斃亡彼之與

此俱非真物習其常存疑其斃亡者心之感也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

理亦無閒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王大悅不恤國

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

尊卑也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蘭古驊字

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縹史記曰造父為

穆王得驂騮赤驥白犧之馬御以遊巡往見西王

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略同郭璞注云皆毛色

以為名也後有渠黃踰輪盜驪山子為八駿○縹

古犧字主車則造父為御音秦篆作龠商音

丙石經作甞字林云隱作西○上齊下合此古字

未審為右淮南子云鉗且泰丙之御也除轡銜棄

鞭策高誘云皆古之得道善御也鉗其炎反且子

余反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驪

力移反盜驪即荀子之織離者也而右山子柏天

郭璞云柏天人姓名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

驅千里至于巨蒐搜西戎國名氏之國巨蒐氏乃

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竹用反以洗王

之足漣乳也以己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乘實證

反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崑崙音昆論之阿

赤水之陽山海經曰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

前有大山名崑崙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

山海經云崑崙崙山有五色水也別曰升崑崙之丘

以觀黃帝之宮陸賈新語云黃帝巡游四海登崑

崙山起宮望於其上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

王母河圖玉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崙山紀年云穆王

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觴于瑤池之上

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山海經

西王母爲王謠

徒歌曰謠詩名白雲王和之和答

也詩名東歸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

云西登奔山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於乎音

嗚呼又作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諧辨後

世其追數色句反責也吾過乎自此已上至命駕

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傳穆王幾幾音豈神人哉

言非神也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知世事無

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爲登假假音遐焉假字當作

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

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

揖而進之於室屏必鄣反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

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

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憤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卽消滅也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假物而爲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篇目已詳其義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懽校音絞顧野王讀作翻交四時四時冬起雷夏造

冰飛者走走者飛

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

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
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麤不同
而迭爲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
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而事著脩之失度則
跡顯而變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雷冰
反用器物蒸爍則飛僦雲沙以成冰頃得之於常
衆所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
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
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眄則飛走易形蓋
術之末者也**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日用而
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

耳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

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五帝之德

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

哉帝王之功德世爲之名非所以爲帝王也揖讓

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爲而不假幻化哉但駭

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覺覺音教有八徵夢

有六候徵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見周官奚謂

八徵一曰故故事二曰爲爲作也三曰得四曰喪

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形所接

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噩噩音愕

夢周官注云噩當爲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三曰

思夢因思念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

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而夢此六者

神所交也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不識

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

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

怛下達反夫變化云爲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

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言成所由雖譎怪萬端而

心無所駭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

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

得不相關通也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

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

燔滿如悅反火性猛烈遇則燔滿也陰陽俱壯則

夢生殺陰陽以和爲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故或

生或殺也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有餘故欲施

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也是以以浮虛爲疾

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

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火將

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儻者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

感或造極相反卽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子列

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

覺也形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謂覺時有

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

而夢也故神凝者想夢自消晝無情念夜無夢寐

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爲鳥而

厲於天夢爲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真

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幾音豈虛語哉真人無

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怪也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

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亡音無下同辨日

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

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

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卽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

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

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

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

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

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阜音婦落之國其土氣

常燠燠音郁。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

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疆弱相藉。藉音陵

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方俗

之異猶覺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

者也。周之尹氏大治。治音持。產其下趣。趣音走。下

同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

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申吟。下同。而卽事。夜則

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夜夜也，夢爲國君。居

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

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

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爲僕，虞苦則苦矣。夜爲

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

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
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吾南

反囀音詰囀音吟呻音吟並寤語也呻呼徹旦息焉

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
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

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若欲覺夢

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
己思慮之事疾竝少閒病差也○此章亦明覺夢

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勲於晝而逸於夜尹

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跨也鄭人

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御音訝迎也而擊之斃之

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無水池也中覆之以蕉

與樵同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

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

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

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

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

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

厭音愜又於豔反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

得之之主爽曰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

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

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

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

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

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

辨覺夢唯黃帝孔丘

聖人之辨覺夢何邪直知其

不異耳今亡亡音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

師之言可也

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

辨覺夢之虛實况本無覺夢也

宋陽里華

胡化反

子中年病忘

忘音望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

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

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

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

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封兆之所占夫

機理萌於彼蕃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

情慝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鈞於死灰

廓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鑿。豈卦兆之所
占。非祈請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
可以消邪僞。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
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無專惑。行無狂
僻。則非祈請之所禱也。非藥石之所攻。疼痛結於
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假脈診以察其盈虛。投
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
傷則醫師之用宜其廢也。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
幾其瘳乎。大忘者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
易。令有心反。令有慮。蓋亂有左右耳。於是試露之
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己之
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

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志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

似者猶能若斯况體極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

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此理亦

當是賜之所逮所以抑之者欲寄妙賞於大賢耳

秦人逢逢音龐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

疾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聞歌以爲

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月令曰其臭朽嘗甘

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

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

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

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

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

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

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端歸也榮棄也此

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衆寡相傾以成辨爭

也燕人生於燕長

張文反

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

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七

小反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

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

涓音

注胡犬胡絹二反

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禁

音金同行者啞烏陌反然大笑曰予昔給給音待
欺也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
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少也作徹者誤
○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
欣戚者也

列子卷第三

列子卷四

世德堂本

張湛處度注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

知用智則無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

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閒

閒音閑

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

問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

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

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

耳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

問曰若奚獨樂

回曰夫子奚獨憂

回不言欲宣問

故絃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孔子曰先言爾志曰

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孔子愀七小反

然有閒愀然變色少時曰有是言哉將明此言之

不至故示有疑閒之色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

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

所明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

天知命有憂之大也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

憂故曰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

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

憂也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如斯而已

豈能無可無不可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

天下遺唯季反來世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

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
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夫聖人智周萬物道濟
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爲聖也而魯之君
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
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治世之術實須仁義
世旣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
舍則情之者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
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異唯圓
通無闕者能惟變所適不滯一方吾始知詩書禮
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
命者之所憂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
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爲

憂者將爲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樂爲樂亦不以無知爲知任其所樂則理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居宗體備故能無爲而無不爲也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卽而不去爲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違如愚者也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歸家淫思七

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忘眠食也顏回
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
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
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
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羣智之表萬物所不闕
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叔
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荅自非體二備形
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
能爲其稱謂况下斯者乎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
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廢用之
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
之事耳冥絕而寂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陳大夫

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
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倉子賈
逵姓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爲七族者得聃
之道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寄
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耳能以耳視而
目聽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戶牖
神苟撤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闕牆壁耳魯
侯聞之大驚不怪仲尼之用形不怪耳目之易任
迹同於物故物無駭心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
子應聘而至汎然無心者無東西之非己魯侯卑
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
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

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魯侯曰此增

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

於心此形智不相違者也心合於氣此又遠其形

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氣合於神此寂然不動

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神

合於無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

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無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

無而爲一也其有介然之有唯唯癸反然之音雖

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

之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

不以遠近爲差也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

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所適都忘豈復

覺知之至邪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
不荅充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荅爲
荅故寄之一笑也商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
二名焉太宰官名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
則丘何敢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知所以聖
所以不聖者哉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示現博學
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商太宰曰三王聖
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
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
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
弗知孔子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義農
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麤迹非所以爲聖

者所以爲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商太宰大
駭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非聖商太宰所以大
駭也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
人聖豈有定所哉趣舉絕遠而言之也有聖者焉
不治而不亂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也不言而自
信言者不信不化而自行爲者則不能化此能盡
無爲之極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何晏無名論曰
爲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
名無名譽無譽謂無名爲道無譽爲大則夫無名
者可以言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
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
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

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爲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爲陰冬日爲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爲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子曰彊爲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彊爲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

更當云無能名焉者邪夫唯無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惟此是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嶺而謂元氣不浩芒者也丘疑其爲

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

聖理冥絕故不可擬

言唯疑之者也

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爲欺罔也子夏問孔子曰顏

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

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

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

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

猶務莊子夏避席而問曰

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

而不能反

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

則所適必闕矣。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
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辨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
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
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
弗許也。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
易吾之道，非所許。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貳，疑也。
也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子列
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師友，伯昏瞿莫候，反人
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色主反而不及。來者相
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雖然，子列子亦微
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朝相與辨，無不聞。師
徒相與講，肆聞於遠近。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

不相謁請。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也。相遇於

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廢也。門之徒役以爲

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讎有自楚來者，問

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

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

往將奚爲？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

目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

震動也。雖然，試與汝偕往閱。閱音悅。弟子四十人

同行。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

而記之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魄片各反，字書

作欺，賴人面醜也。賴片各反，而不可與接。欺魄上

人也。一說云：欺，賴神凝形喪，外物不能得闕之。顧

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神役形者也。

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不相攝御豈物所得

羣也。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戶即反

者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感而應非有

心於物也。衍衍然若專直而在。一本作存。雄者。夫

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辨生矣。聖人對

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球是而尚勝也。

子列子之徒駭之。見其尸居則自同土木見其接

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反舍。咸有疑色。欲發列子

之言。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進音盡。知者亦無

言。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

爲知亦知。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遺知希言傍宗。

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比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卽復是遺無所遺，知無所知，遺無所遺者，未能離遺，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卽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屬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子列子學也。上章云：列子學乘風之

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眴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從音縱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竝席而坐眴笑竝坐似若有褒貶昇降之情

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爲度豈定於一方哉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進音盡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

性之極則乘變化而無窮後明順心之理則無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趣可不察哉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言所適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觀以爲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辨之者言知之者鮮壺丘子曰禦寇之遊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恆見其變苟無斲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無以爲異者也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

故彼之與我與化俱往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隆口窻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壺丘子曰游其至乎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重敘也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眡音視內足於己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固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

物物皆觀矣

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固能遇物

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我之所是

蓋是無所是耳所適常通而無所凝滯則我之所

謂游觀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

摯

摯音至文摯六國時人嘗醫齊威王或云春秋

時宋國良醫也會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曰

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

聽平聲

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

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

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

無往不齊則視萬物皆無

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

之舍

不有其家

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

天下爲一

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
 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
 制僕隸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
利害苟能以萬殊爲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無之
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友妻子不能
得親僕隸不能得狎也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
 文摯乃命龍叔背背音佩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
 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
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
 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忘懷任遇通亦
 通窮亦通其無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由生而生

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

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爲生之道

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闇得自然而全者也

由生而亡不幸也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

務內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有所由而常

死者亦道也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

相應亦自然之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

者亦常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已盡亦是

理之常也由死而生幸也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

於此此誤生者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

謂之常用聖人之道存亡得理也有所用而死者

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乘凶危之理

珍餘宋版

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

歌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無所哀也隨梧之死

楊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隸人之

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猶羣輩也亦

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

或哭也目將眇者先睹睹音覩秋毫耳將聾者先

聞蚘而銳反飛口將爽者先辨溜溜音緇灑灑灑音

乘溜水出魯郡萊蕪縣灑水西自北海郡千乘縣

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溜灑之合易

牙嘗之爽差也溜灑水異味既合則難別鼻將

窒者先覺焦朽焦朽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體

將僵僵音姜者先亟去吏反犇佚佚音奔逸僵仆

將僵僵音姜者先亟去吏反犇佚佚音奔逸僵仆

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與人理亦然心
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
和之道則不可渝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
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
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
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
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故物不至者則不反**。要造
極而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爲闇昧衰迷之所資**鄭**
之圃澤圃田也在中牟縣**多賢**有道德而隱默者
也**東里多才**有治能而參國政者**圃澤之役有伯**
豐子者役猶弟子**行過過音戈東里遇鄧析**析音
錫鄧析鄭國辨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

作竹書子產用之也。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于僞

反若舞彼來者奚若。世或謂相嚙調爲舞弄也。其

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

養養。養養上音余亮下音余賞之義乎。受人養而

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

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喻

彼爲犬豕自以爲執政者也。長幼羣聚而爲牢藉

藉，本作籍，側戟反。牢謂牲牢也。同也。籍謂以竹木

圍繞又刺也。周禮鼈人以時籍魚鼈，振也。又國語

云：羅籍魚也。莊子云：以臨牢柵。李頤云：牢豕室也。

柵，木欄也。文字雖異，其意同也。籍音柵。庖廚之物

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應機而不

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

多機乎

機巧也多巧能之人有善治土木者有善

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

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

能相使者

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

偏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而位之者無知

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

不能知衆人

之所知不能爲衆人之所能羣才竝爲之用者不

居知能之地而無惡無好無彼無此則以無爲心

者也故明者爲視聰者爲聽智者爲謀勇者爲戰

而我無事焉荀粲謂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榮

問功名勝我識減我耳嘏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

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邪答曰成功

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

識之所獨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而未必能濟子

之所爲也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

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公

儀堂谿氏也皆周賢士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

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懦弱也音奴亂反宣

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

折之舌反春蠡蠡音終一曰蝗也之股堪秋蟬之

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

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蠡之股堪秋蟬之

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

善哉王

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物無與對。故其功不顯。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爲其所易。故學眎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迹不顯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於矜。故能致稱。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不猶

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

之賢公子也。

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

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好與

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

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

義。苟於統例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

如此皆存而不除。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

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

也行無師。學無友。

不祖宗聖賢也。

佞給而不中。丁

仲反雖才辨而不合理也。

漫衍而無家。

儒墨刑名

亂行而無定家。好怪而妄言。

愛奇異而虛誕其辭

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木安反等肆之。韓

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
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公子牟變容曰何
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
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子輿曰吾笑龍之
詒詒音待欺也下同孔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
爲龍弟子詒欺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
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
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著
棚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銜弦視之如一
物之相連也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蒲江
反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
綦衛史記云綦國之竹晉均曰衛之苑多竹篠之

箭鳥號黃帝弓碁地名出笑箭衛羽也射其目矢

來注眸子而眊眊音匡不睫本作眊目瞬也下同

映且洽反矢隧音墜地而塵不揚箭行勢極雖

著而不覺所謂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是豈智

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

以此言戲子與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同發發於

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者擲百虛者

人以爲有道以告王夷甫王夷甫曰此無奇直後

擲如前擲耳庾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

此類也矢注眸子而眊不睫盡矢之勢也夫能量

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

所銓不患所差跌今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

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闇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當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爲形用之事理之麤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之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有指不至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玄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有物不盡在於麤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則其一常在

其一常存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

不損卽而不違則泰山之崇嶺元氣之浩茫泯然

爲一矣惠子曰一尺之神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

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

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

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髮引千鈞**夫物之所

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則不可斷故

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白馬非馬**此

論見存多有辨之者辨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

論也**孤犢未嘗有母**不詳比義**其負類反倫不可**

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言如比之比皆不可備

載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

子矣。尤失反在子與。夫無意則心同。同於無也。無指則皆至。忘指故無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滯有也。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爲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等。故墨子亦有此說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於鄙。不可解。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或云趙人之鳴。一本作公孫龍。

馬并注無異於鳴亦作無異於馬云馬者曰馬

論之義也云鳴者但鳴而無理趣取爲義則長矣

皆條也

言龍之言無異於鳴而皆謂有條貫也設

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既疾龍之辨又忿牟之

辭故遂吐鄙之慢言也

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

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論故

遜辭告退也

堯治天下天下欲治故堯治之五十

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

不願戴己歟

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

滅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

顧問左右左

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

若有

知者則治道未至也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

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蒸

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當今而言古詩則今同於古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關尹喜曰在己無居汎然無係豈有執守之所形物其著形物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其動若水順水而動故若水也其靜若鏡應而不藏故若鏡也其應若響應而不唱故若響也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唯忘所用乃合道耳欲若道而用視聽

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以有心無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忘有無先後其於無二心矣。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自然無假者，則無所失矣。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知極則同於無情，能盡則歸於不爲。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此則府宅，雖無爲而非理也。

列子卷第四

列子卷第五

世德堂本

張湛處度注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

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

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問於夏革夏棘字子

棘爲湯大夫○革莊子音棘曰古初有物乎疑直

混茫而已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今所以有

物由古有物故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後世

必復以今世爲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令後人

謂今亦無物則不可矣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

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

惡知其紀今之所謂終者或爲物始所謂始者或

是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謂物外事先廓然都無故無所指言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湯革雖相荅，然後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令盡然都了。革曰：不知也，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欲窮無而限有，不知而推類也。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真極真盡矣。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

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

有則乃是真知也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

猶齊州也

爾雅云距齊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

極爲空桐距去也齊中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

朕東行至營

今之柳城古之營州東行至海是也

人民猶是也

如是闕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

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

四海四荒四極

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

四海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

邠國南濮鉛北祝窠謂之四極之不異是也四海

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闕則是是矣故

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夫含

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含萬物也故不窮**。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於一生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爲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地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所言蓋其嘗握耳**亦吾所不知也**。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

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知及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闕遠得物外之奇形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閒者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爲一宅萬物爲遊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闕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東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剗斫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爲夸大哉悲夫聃周旣獲譏於世論吾子亦獨

以何免之乎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

女媧媧音瓜古天子風姓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

殘也女媧神人故能練五常之精以謂和陰陽使

晷度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斷鼇之足鼇巨龜

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

不周之山共工氏與霸於伏羲神農之闕其後苗

裔恃其疆與顓頊爭為帝顓頊黃帝孫不周山在

西北之極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

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音老歸焉湯又問

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今樂

安郡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山海經云東海

之外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事見大荒經詩含

神霧云東注無底之谷。其下無底。稱其無底者蓋

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極限有不可盡實使無

底亦無所闕。名曰歸墟。或作歸塘。○莊子云尾閭

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

焉。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天河

與海通。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

方壺。一曰方丈。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史記曰方丈

瀛洲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常有至者。諸仙

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即引

而去。終莫能至。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

九千里。山之中閒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

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
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
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色主反注
同焉兩山闕相去十萬里五山之闕凡二十八萬
里而日夜往來者乃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
其速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直略反若此之山猶
浮於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太虛
之中故無所根蒂常隨潮汐上下往還不得暫峙
焉仙聖毒毒病也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
羣聖之居乃命禹彊與隅同神仙傳曰北方之神
名禹彊號曰玄冥于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
面鳥身名曰禺彊簡文云北海神也○大荒經曰

北極之神名禺彊靈龜爲之使也使巨鼇列仙傳

云巨鼇戴蓬萊山而扞滄海之中玄中記云卽巨

龜也十五舉首而戴之離騷曰巨鼇戴山其何以

安也迭爲三番音翻更代也六萬歲一交焉五山

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色主反步

而暨五山之所一鈞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

灼其骨以數所據反算計也焉以高下周圍三萬

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而此六鼇復爲一鈞之所

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小計此人

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蝨耳則太

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

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

憑大也。侵于禁，反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

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山海經

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玉板云

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

萬八千歲，始死。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

僬音譙，僥短人國名也。史記云：僬僥氏三尺短之

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

大秦國北也。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含神霧。東北

極有人名曰諍。山海經曰：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

諍，人人長九尺。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

此人，既言其大，因明其小耳。荆之南有冥靈木，名

也。生江南，以葉生爲春，落葉爲秋者，以五百歲爲

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木名也。一名樛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其隕反。崔譔云。糞土之芝也。朝生暮死。簡文云。蠖生之芝。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謂蠓蠓蚊蚋也。二者卜飛蟲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莊子云。窮髮有溟海。十洲記云。水黑色。謂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鯨魚也。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莊子云。鯤化爲鵬。世豈知有此物哉。翫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之。猶將不信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彌正反。與銘同之。夷堅聞而志之。記之也。○夫奇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

堅豈直空言譎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遣

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未聞亦

古博物者也江浦之閒生麼蟲麼細也亡果反字

書云麼小也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

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眚在

詣反目際也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

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魴除倚反

俞古之聰耳人師曠方夜擗音惕耳俛首而聽之

弗聞其聲魴俞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

緣得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夫用心

智賴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之物也唯黃帝

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史記云黃帝至于河登空

峒之山今在醴泉郡同齋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
同死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視神者寂然玄照而已
不假於目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以有形涉於神
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
然而不資外用也砰普稱反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喻其大
也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山海經曰荆山
多橘柚柚似橘而大皮厚味酸櫟音柚碧樹而冬
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氣疾也齊
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周禮曰橘渡淮北
而化爲枳鸚鵡不踰濟貉音鶴似狐善睡獸也踰

汶武巾反則死矣酈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

沈音充水東經温爲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
河爲營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鸛鶴
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
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謬也案
史記汶與嶧同武中反謂汶江也非皆問之汶案
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
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
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清
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
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闊不踰
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
貉躄游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上

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地氣然也。此事義見周官。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願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太行王屋二山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韓詩外傳云。懲苦也。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襍然相許。襍猶僉也。其妻獻疑。獻

疑猶致難也。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

淮南子

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之丘。如太行、王屋何？魁父

小山也。在陳留界。且焉置土石？禰曰：投諸渤海之

尾，隱士之北。

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士。遂率子孫

荷，胡可反。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

音本籠也。運

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

孀，寡也。有遺男

始齷。

初刃反。韓詩外傳云：男女七歲或毀齒，謂之

齷。跳，音調躍也。或作跳，誤也。往助之。寒暑易節，始

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

俗謂之智者未必非

愚也。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

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

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

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屈其理而服其志也。操蛇之神聞之。大荒

經云。山海神皆執蛇。懼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

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

至少。夫九層起於累土。高岸遂爲幽谷。苟功無廢

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

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

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大小遲速爲惑者。未能

推類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之至心也。命

夸蛾氏。夸口花反。二子。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神

力者也。負二山。一厝音昔。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

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

而致歎取美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

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爲一朝

億代爲曠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爲功在我之與

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

北山之愚與螻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

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歟夸父大荒經云有人珥

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

之於隅谷之際隅谷虞淵也日所入渴欲得飲赴

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

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爲鄧林大禹曰六合

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咸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自夭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纈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無所假也非聖人之所通也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自此章已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

塗謬之一國

游絕垠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逮故寄

言迷謬也

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

去也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子細反限

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

周以喬陟

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三山襲陟郭璞

云重隴也○山之重壘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

領狀若甌

擔甌直爲反甌甌謂瓦餅也頂有口狀

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

甫問反郭

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如車輪許大瀆沸湧出

其深無底名曰瀆○山頂之泉曰瀆臭過蘭椒味

過醪醴

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

經營

一國亡亡音無下同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

札厲疫死也。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士皆反居，不君不臣，男女襍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息也。阜盛也，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飢倦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歆。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愾昌兩反，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

卒百萬肆疑作叱視撝則諸侯從命視疑作指亦

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

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

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

彼國之巨偉故管仲駭之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

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此國自不可

得往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南國之人祝祝之六

反孔安國注尚書云祝者斷截其髮也漢書云越

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恐誤髮而

裸謂不以衣蔽之也力果反北國之人鞮鞻音末

方言俗人帕頭是也帕頭燥頭也帕又作鞮又作

帑帕亡入反燥七消反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

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
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夫方土所資自然而
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
不假學於賢智慎到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
猶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越之東有

輒木又康之國其長子生則鮮

杜預注左傳云人

不以壽死曰鮮謂少也而食之謂之宜第其大父

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

南有炎去聲本作談人之國其親戚死朽

音朽其

肉而棄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

又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

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

而未足爲異也。

此事亦見墨子孔子東游見兩小

兒辯鬪。

都豆反問其故。

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

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

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

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

初涼涼，又本作滄。周書曰：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

道者終無竭。孔鼂注云：滄寒也。桓譚新論亦述此

事，作愴涼。鼂音潮。涼涼，字林云：涼微寒。及其日中

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

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所謂六合之外聖

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笑未必不達此旨，或玄相

起于也。均天下之至理也。物物事事皆平，皆均則

理無不至也。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物者

亦須平焉。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髮甚

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

相傾有不均處也。均也，其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

理莫絕。言不絕也。人以爲不然。凡人不達理也。自

有知其然者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

此說。詹何詹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以獨繭絲爲

綸。芒鉞音亡箴爲鉤。荆蓀本作條爲竿。剖粒爲餌。

引盈車之魚。家語曰：鯤魚其大盈車。於百仞之淵

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夫飾芳餌挂微

鉤。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施。舍頡頏委縱

與之沈浮。及其弛絕。放生而獲也。楚王聞而異之。

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余反

子之弋也

蒲且子古善弋射者弱弓纖繳

音灼乘

風振之連雙鶻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
因其事放分兩反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
臨河持竿心無襍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
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
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
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善其此論者以諷其用治國矣魯公扈趙齊嬰二

人有疾同請扁鵲

史記曰扁鵲渤海郡人姓秦氏

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求治扁鵲治之既同
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

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

志謂心，智氣謂

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齊嬰志弱而氣

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則果而自用。

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骨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

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

妻子不識也。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

其所由，訟乃已。

此言恢誕，乃書記少自然。魏世華

化能剗腸易胃湔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

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瓠巴鼓琴

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師

文鄭國樂師棄家從師襄游師襄亦古之善琴人

也從其游學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按指調弦三

年不能成曲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嫌其難教師文

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

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遺弦聲然後能盡

聲弦之用也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

手而動弦心手器三者玄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

發矣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

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

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

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

得秋氣故成熟及秋而叩角

弦以激夾鍾

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温風徐迴

草木發榮

得春氣故榮華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

鍾

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霜雪交下川池暴

沍

得冬氣故凝陰水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

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

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頓變四時蓋舉一

時之驗則三時可知且欲并言其所感之妙耳將

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

涌至和之所致也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

彈也雖師曠之清角

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角一奏

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

奏之裂帷幕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

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或凶也

鄒衍之吹律

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北方有地美

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也亡亡

音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

學謳於秦青

二人並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

渠綺反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錢於郊衢撫

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

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

韓國善歌者

也東之齊匱糧過

音戈雍

音邕地名杜預曰齊城

門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欂三日不絕左
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
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

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

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音金志向之悲

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

哭放娥之遺聲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

哭以哭于孟常君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

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

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

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

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

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

言心闇合與己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期

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周穆王西巡狩越崑

崙不至弇音奄山日入之所反還未及中國道有

獻工人各偃師中道有國獻此工考之人也穆王

薦之薦當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

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

日謂別日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

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

倡俳優也穆王驚視之趨音趨步俯仰信人也巧

夫頷駢音反曲頤也又五感反頷猶搖頭也其頤

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竝觀之。穆天子傳云

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音舜其目，而招

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如向者之始見王也。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

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穆王始

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

載之以歸

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何者造

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入藝麤拙但

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機乎造化似或

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

者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

極以祛近惑豈謂物無神主也斯失之遠矣夫班

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

班輸作雲

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弟子

東門賈禽滑釐

滑音骨狸墨翟弟子也聞偃師之

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時

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甘蠅古之善射者

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

更羸虛發而鳥下也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

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

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

目承牽挺牽挺機躡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

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鳥嫁反次

也本作必學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

後告我昌以鼈音毛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

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

山也視蝨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乃以燕角之

弧朔蓬之韞射食亦反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以

彊弓勁矢貫蝨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以告飛衛

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

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

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

衛之矢先窮窮盡也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

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

於塗請爲父子剋臂淮南子曰中國髮血越人契

臂其一也許慎云剋臂出血也髮所甲反以誓不

得告術於人秘其道也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

篇也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泰豆氏見諸禰書記造

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

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

良冶之子必先爲裘箕裘皆須柔屈補接而後成

器爲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

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爲論也汝先觀吾

趣趣行也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

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纔得安

脚計步而置疏穢如其步數履之而行趣走往還

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

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捷速也凡所御者亦如

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

鞞乎鞞音集說文云鞞車輿也轡銜之際此言造

父善御得車輿之齊整在於轡銜之際喻人君得

民心則國安矣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

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

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

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蹠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鸞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蹠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

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蹠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魏黑卵以睚嫌殺丘邴章睚

嫌私恨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取假力於人

誓手劒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鏗鏗上音芒

下音諤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

鷄也鷄音寇生而須哺曰鷄自食曰雛來丹之友

申他音施或音抱一本作抱曰子怨黑卵至矣黑

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

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劒一童

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

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

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
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
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日昧爽之交日夕
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淡音豔若有物存
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
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
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也其觸物也騷然
而過騷呼麥反破聲又竹壁反隨過隨合覺疾而
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
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
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音預齋七日晏陰
之間晏晚暮也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

歸

以其可執可見故受其下者來丹遂執劍從黑

卯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

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

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

招一本作拈奴兼反指取物也又音黠予來丹知

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

而露我使我嗑音益喉上也疾而腰急其子曰疇

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

彊彼其厭於染反本又作厭烏狎反我哉周穆王

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鍔之劍昆吾龍劍也河圖曰

瀛州多積石名昆吾可爲劍尸子云昆吾之劍可

切玉火浣音緩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

火及鼠取其皮毛爲布名曰火浣其劍長尺有咫
音止八寸曰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
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
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爲無此
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
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列子卷第五